

新小說

壹年
第
參
號



(毎月一回) 光緒二十年十二月五日

ACT 73/0304

意 大 利 王 妃 黑 連



H. R. H. Helene, Queen of Italy.

子節條九妃子太皇本日



新小說第參號目錄

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圖畫

匈牙利王妃

日本皇太子妃

◎歷史小說

二勇少年
第四回決心●第五回戰爭準備●第六回內外之
強敵

東歐女豪傑

嶺南羽衣女士著

第三回晏生訪美公義私情

葛女贈金冰心熱血

◎政治小說

離魂病

◎偵探小說

一〇七

新中國未來記

飲冰室主人著

第四回旅順鳴琴名士合併

權關題壁美人遠游

◎科學小說

◎遊戲文章

一二五

海底旅行

紅溪生述

第八回鬼斧神工奇縫出世

晶宮貝闕珍鱗狎人

黃蕭養回頭

◎廣東戲本

新廣東武生度曲
一四一

◎雜記

燕市劫華錄.....一五九

克伯爺●端中堂●又火車

新骨董錄.....一六三

賣卜先生●轉身說法●再醜娘●妙齡男女●美婦人●駕鳥天性●多子免稅

射覆叢錄(二).....一六七

前城令題之酒底

燈謎叢錄.....一七一

◎雜歌謠

幼稚園上學歌.....一七三

人境廬主人

汨羅沈樂府四章有序

袁鄂生

潮州報効新樂府有序

金城冷眼人



售報價目表

地各		日本	日通用銀	中國通用銀
一冊	半年	十二冊年	四元	四元四角
四角	三元二角	二元二角	元	角
埠各外	海各國	中	十二冊年	四元四角
一冊	半年	二元四角	四元	角
	一冊	二元四角	四元四角	分

凡日本郵局已通之地全年加郵費三角未通之地全年加郵費一元凡定閱交報資者務祈將郵費一併交下乃能奉寄

告白價目表

一頁七元 半頁四元 一行四角

編輯兼發行者

趙岸

疏太

林郎

說

印發行

印刷

所

橫濱市山下町百五十二番

新小

說

新民叢報社活版部

歷史
小說

東歐女傑豪

讀南羽衣女士著
談虎客批

第三回 晏生訪美公義私情 萬女贈金冰心熱血

話說當下蘇菲亞跟著巡捕來到監裏。只見有幾十個一般的女囚徒。都是形容枯槁。衣服破爛。正滾作一團。烘著太陽取暖。大眾見菲亞進來。抬眼一看。便低聲耳語。像有同病相憐的意思。又似有大惑不解的樣子。後來巡捕出去。菲亞上前通了姓名。正要說話。忽聽見門聲一響。早有一個蛇頭鼠眼。滿臉胡鬚。又矮又胖的醜漢子走進來。高聲叫道。那個是新到的囚徒。菲亞方才曉得他是個獄卒。只得答應了。迎上問道。有什麼吩咐。獄卒道。你從前下過牢沒有。監裏頭的老規矩。你可懂得不。菲亞道。我本來是個清白人。那有下過牢的道理。這會不過受了委屈。才到這裡來。監裏頭的事情。我卻一點兒不懂。千望大哥照料照料。獄卒道。你可有親戚朋友在這裡招呼嗎。菲亞道。我是一個無來無去。

俄羅斯官吏
腐敗正和中國
出專制國行寫
政模範來

去的過客。在這裡那裡有認識的人。獄卒聽說。皺眉一想道。真沒有嗎。菲亞答應道是。獄卒忽然臉上變了黑色。厲聲喝道。好不受抬舉的賤婦人。你敢來我這裏。貓兒不喫你打了。快跟我來罷。說著把菲亞一帶。走到一間最黑最暗最骯髒的房子。指著說道。你且在這裡受用罷。若是走動一步。我只不依。說畢。圓睜眼睛。放了幾聲鼻氣。悻悻的自去了。菲亞看見這個光景。早猜中了十二分。單恨自己身邊半文也沒。只得忍著氣。坐在一塊廢木上頭。心中感觸了好些時。事只覺得惡俗世界無一是處。忍不住那一腔悲天憫人的熱情。沸將上來。恨不得把這一百九十一萬丈的大監牢。登時破壞了。倒覺乾淨。忽又轉念。上千古總有一個進化的道理。藏在裏頭。那太平極樂世界將來。儘有到步的日子。我們立意要替人羣造福。也應該替他想個法子。弄去怎能殼激激烈烈。把幾句厭世的話頭。倒想卸了自己的大責任呢。菲亞正自言自語的想著。早有一個人拿了飯來。菲亞一看。見這食物。正和那餓牲口的東西一樣。又骯髒。

者人之義亦未嘗見及中國。原法一通得讀，馳敘入令人深識，非學有根柢，不能道也。此書特色，在於將學術與政治理論，橫插敘入，令人一覽而知。

又乾冷。胡亂閉著眼。吞了幾口。總是咽不下去。不免餓著。巴巴的盼到天亮。又是捱了一塊乾麵包。連茶也沒得喫。這時天氣又冷。幾乎掙扎不來。菲亞自想這般蹭蹬。一定擔受不過。只是這麼枉死。死也不值得。如今沒有一個知己朋友。到來談談。又沒有筆墨。可把自己心事寫出來。好不叫人悶煞麼。又念國家濫用法律。輕視民命。那無端被拿。含冤負屈的不消說了。便是真兇。正犯。照刑法的原理說來。也只合用著公定的制裁。撲滅他的罪過。不犯著這麼樣虐待犯人。只是根究起來。這個弊病。仍是從那行政腐敗。弄成恁地。若要實行那監獄改良的制度。斷非靠著現在政府。可以做得來。如今各國變了面目。這都由十八世紀那位大哲和華特提倡出來。我這回親為閱歷萬一。再有出獄的時候。一定把這件事情做個運動的題目了。伏了下文想著又悲又憤。正在出神。忽見昨日那虎狼似的獄卒堆下滿臉笑容。走進來道。這裡冷得很。太難爲你了。那邊去罷。菲亞聽說。心裏疑惑。不解他前倨後恭的緣故。估量著他又來

讀者請讀過水
孟配公來照拂營是有一段
他甚定猜著小管武松刺州一

發作。只是不語。獄卒又道。你肚子一定餓了。到那邊去罷。菲亞自知在他管下。他要怎樣怎樣。到底沒奈他何。只得跟著。走到對面一間小房子裏頭。只見得這房子只放著一張桌子。一張椅子。一張木床。除外就沒有多大餘地。卻喜日光可以透到。沒有濕氣。又打掃的還乾淨。比較那邊那一間便勝萬倍。獄卒便道。你在這裡住著。有要用的東西。只管叫人向我取去。如今我去叫人端飯來了。說完。右看了一眼。在桌子上拿著一個水瓶。自去了。這裡菲亞越想越怪。不到一會。果有一個人送飯進來。有了幾塊麵包。又有幾片牛肉。菲亞看來不俗。連忙喫下。俗話說的飢不擇食。實是不錯。這時菲亞覺得龍肝鳳髓。也不敵他這些滋味。不覺喫的光了。又見那人舉著水瓶。滿滿的盛著一瓶清水進來。收拾了碗碟。抹了桌子。方才出去。菲亞摸不著頭腦。只是暗中納罕。到了晚飯的時節。那人依樣進來招呼。晚上又點著一盞螢火大的油燈。拿進來。菲亞任他布置。只是不管。後來倦了。例在床上。一睡直至第二天八點鐘方才起來。早有臉

水預備。盥漱畢。又有人端飯來。那東西仍舊可以喫得下。到了十二點鐘。那人又來開飯。菲亞再忍不住。問那人道。這東西是獄卒大哥叫你拿來的嗎。那人答應道。正是哩。菲亞道。這是例飯麼。牢裏頭一般的人。都是喫怎樣的不成。那人道。那裡話。你昨天喫的。才是例飯呢。若不是獄卒老爺。另眼相待。怎能設有這個呢。菲亞道。我對着獄卒大哥。沒曾有一點孝敬。他卻怎地待我。這是什麼意思呢。那人道。小人只是依着老爺的吩咐。內中詳細。我不曉得。菲亞道。辛苦你了。可惜沒有東西可以謝你。現在我想要筆墨一用。你可以借給我嗎。那人答應使得。不一會。果然拿了兩張紙。一枝鉛筆來。菲亞接着道。我要寫兩封信兒。你可以替我寄去麼。那人道。今晚我要到外頭去買東西。那時我給你送到郵政局去罷。說畢去了。菲亞拈起筆來。寫了一封寄他母親的安寧。又想把自己的事情報告本黨。因用着黨中相約的暗碼。把下牢的來歷。從頭寫下。剛要寫完。只見獄卒手裏拿着一包東西跑進來。菲亞吃了一驚。忙把信兒收拾。

晏德烈出得十分突兀，如山馳水，發情。

站起身來。獄卒早已到了面前。把手裏拿著的東西放下。說道。這東西是有一個人拿來送給你的。他說要見你一面。有要緊的話說。現在還在門口等著呢。菲亞聽說。想著這裡沒有認識的朋友。料他或是政府派來的包探。假扮著什麼人。要來哄我嗎。因問道。那人姓甚名誰。你問了他沒有。獄卒道。他叫余保權。菲亞聽說。大驚道。果是余保權嗎。一頭問。一頭想。這余保權名字是我和晏德烈自少相稱的口號。從沒有別人知道。怪了。怪了。德哥哥怎麼知道我在這裡。卻自找到來呢。不免且驚且喜。連忙吩咐獄卒請他進來。自己卻走到房子門口。不轉眼的巴巴等著。卻說晏德烈原係格利米亞人氏。生得燕領虎視。一表人材。孩子的時候。和蘇菲亞同在一間學堂念書。兩位的性情兒。十分投契。又喜家裏相隔不遠。天天上學。一定相約同去。兩位又都聰敏異常。每逢學堂考試。女生一定取了菲亞第一。這邊男生也沒有一次。肯把德烈降在第二。遇有熱鬧日子。兩位把從學堂領賞的金牌。掛在胸前。同到各處遊玩。旁人看著。都

的也。那然強學堂送到廣底何不見父母
都一任幾登不東把學中廢不更大他不母
是間從倍登所見父母

艷羨他是一對天生的佳偶。後來菲亞回京裏去。德烈也想跟著去。只是德烈的父母到底不依。卻把他送進奧特士沙大學堂裏頭。原來德烈生成一肚皮俠氣。路上碰見了不平的事情。一定要替人家鬧出來。他的老人家怕他闖了禍。想著把他裁抑裁抑。因聽見奧特士沙大學堂是個最專制。最守舊。最能養成柔聲下氣。奴顏婢膝。真正涼血類的人才。因此夤緣了幾位權貴。才能設弄了一張取中大學堂學生的報條。怎知道德烈沒福享受這些昏天黑地的教化。不上兩天。因為聽說國家學的講義。出到講堂。只見那敎習說到國家起原。便把霍布士、陸克、盧梭各位所倡的契約說極力翻駁。偏要主張那君權神授的謬說。又說路易第十四說的『朕即國家』也句話。正是政治學的微言大義。你們要想做國家學。先要把這個道理細心體認。才能彀曉得媚茲一人。正是愛國的第一要著。德烈聽了這句。忍不住一把無明業火。冲將上來。再不等敎習說完。便挺身離席。指著敎習大叫道。且慢。且慢。你說的。目無平民。大逆不道。你

不怕你自己的良心要愧死麼。你說君權神授，你可說出什麼憑據來呢？那個神字原是野蠻世界拿出來哄著愚人的话。如今科學大明，這些荒誕無稽的謬說，那裡還能立足呢？不通的政治家說君權神授，正和那宗教家說什麼天父說什麼天使的一般見識。如今他們的迷信謬論，都被人攻了去，再不能設辯護過來了。你還想靠著神權的舊議論，替那些民賊提出天子兩個字來，恐嚇人，哄騙人，你也太不識時務了！我且把原君原臣的大畧說給你聽罷。原來人羣還未發達的時候，不管那是天理，那是公道，那智識和禽獸差不多，只靠著生來強健，有了一副蠻氣力，就像似天公有意給他一種特別的權利。因此放著狗膽竟把那稍微柔弱的同類欺負起來，可恨那時的初民各自爲生，正是散沙一樣，不曉得合起大羣來抵抗。他讓他恃著威勢，贏了許多便宜，暗地裏認他做了個一羣的主人。無論什麼事情，都要跟著他的命令做去。他叫生也就生，他叫死也就死，縱然心裏頭有了許多不能敷舒服的地方，也因爲著。

一
得一沃遇此威作來可自自上然抑頸取利壓必設盧
住毫雪正等福古可以義屈壓其後矯將人然制頸的民
了根更是與邪惟來變務抑制實可了他弱後變薄凡約
據沒如理說辭惟待那義屈權壓以義的者可了他強約
站有湯相與作辟過裏務抑利制事務屈必以權的者論

自己力量敵他不過只得勉強將就他這便是人羣上生出那上天下擇不通
制度的第一層來歷到後來那強的把那不應得的權利越發占得多越發覺
得舒服因就算出一個計較要將來可以和我作對的那一種人籠絡起來
叫他沾了餘潤樂得做我的爪牙才能殺把這剝民權廢民命絞民脂民膏造
成的安樂飯碗拿得穩當這就是造出那一輩貴族的原因從此民賊的種類
有了大的又有小的總是自私自利同著一個鼻孔出氣專要把那大多數的平民
或用力或用術總要壓他到地下去叫他不能殺再翻起身來奪回那些平等的
權利後來那大多數的平民受制的慣了也忘却那祖先當初萬不得已受那
民賊魚肉的那一口惡氣偶有一個狡猾的民賊出來畧用些小恩小惠來撫
弄他他便歡天喜地感恩戴德這麼樣彼此忘了本來面目因就養成一個壓
制服從的世界。隔離我的甚麼國家深仁厚澤的話真是放狗屁想來地球上無論什麼地方當著野蠻時
代沒有一處沒經過這個階級東洋的不消說了就是西洋也是跑不過這

將世界進化千年來
史籍數十行裏半牛託充出大來
死數十部在泰汗國是才讀萬言一歷如頃葉歷

個時代試打開上古史一看就可考出他的源流沿革了這麼說來那個君權還能說是天公給他的麼又道造物生人本來沒有偏憎偏愛若叫他多數的人永遠受那少數的人的壓制這就是翻天覆地的事情了可喜做平民的漸漸從夢中醒過來我們也不知道自己的權利被人家奪了去正要養成勢力和那民賊血戰一番你試看自羅馬沙列曼大帝滅度以來那各國的盛衰興亡東西相接內中國王和國王相戰貴族和貴族相爭他們只知道保持自己的地位更沒有工夫把那些平民放在眼裏那料平民主義卻從那時候漸漸發達算來歐羅巴自從第十世紀直至今日看他每到五十年左右定有一件大事弄出來到了結果總是把那平民的大勢增長起來就如教會的發揮平等商務的量力分財又有了幾回遠征的十字軍這不是暗暗的把那民賊的權力字航海與及種種有形的文明進步都是替平民造出勢力這就似登梯子的一財力威力減殺了好些給還那大多數的平民嗎此外鎗炮火藥文學技藝印

史家都把十九世紀的法國大革命歸功於法文是便宜了法國人但隙到涉國人發難之功底不可沒

凡們民權之人
人個個都是

樣那民賊的勢力自上而下那平民的勢力自下而上兩邊愈行愈近直至十八世紀那平等自由博愛的道理發揮得透了人人都有了革命的精神那時候風潮所向像似積水潰隄平原走馬萬難收拾縱然沒有了法國的大革命各國裏頭也應有和法國一般革起來的怎料法國大革命的結局太過令人害怕又是那時的民賊恐怕這個風氣一長大家都是不了因此結了一個黨叫做甚麼神聖同盟現在這黨還沒有散是漸漸的挪到東方了各各想了法兒要把那民間的發達萌芽都芟除壓倒才肯罷手怎知道平民復權的舉動原是跟著歷史進化的。大勢全由天時人事兩樣合起造出來若是風氣不開就不用說如今人的腦袋裏頭既都有一個社會平等政治自由是個天公地道的思想這便任憑他有幾十百個路易第十四做皇帝梅特涅俾斯麥做宰相也不能殲挽回這個氣運來的所以十九世紀一百年間那民黨和政府宣戰的事情計之不盡大抵民黨的意思總是不想太過激烈反爲釀成大變因此都讓了一步。

有這種心事其
出於不得已而
在其咎不在民賊
耳

只求和那政府立了幾條各各自治的憲法，就可以上下相安，無事把那國家的生机發達起來。內中有那些識時務的君相知道這個趨勢，萬無可抗的道理。因就快快准了民間的請求。至若那些不知死活的強橫民賊，一意要和平，民作對，那就不免鬧出一場流血的事情。到底是天理難容，衆怒難犯，不過多死幾個，世濟其兇的平民公犯他那從民間偷來的贓物，仍是不能彀像似。從前無拘無束的享受如今試計這百年內外地球上大小各國立憲的大事情，豈不有了三百五十一件嗎？這不是天下大勢再不能和那專制惡魔相容的。大證據嗎？原來立憲的制度雖是有益平民，在利害上算計起來，那政府已經占了便宜，不知多少。這就似天下合兵來攻京城失守，却得和聯軍立得對等條約，不致亡國。又不至受城下盟的恥辱。一般我想現在各國做君相的，除非被阿鼻地獄的鬼卒攝了魂去，沒有不喜喜歡歡樂得用著這個計策和平民講和的呢？這樣說來，那個平民主義正是戰則必勝的公理，你不信試看將。

做君主的不
肯立憲予民
以權正是第
一等不受抬舉的賤骨頭